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綠牡丹 第四十九回 鮑自安攜眷遷北

卻說消安師徒正在裝束，欲奔鮑自安家爭鬥，抬頭一看，床頭上一個板箱張開，用手一摸，衣鉢、度牒俱不見了。大叫一聲：‘好匹夫！連我都打劫了去了！’隨同黃胖各持鐵禪杖，奔鮑自安家而來。及至門前，大門兩開，並無一人。他師徒是來過的，直走進內，到七八層院中，也未看見一人。看了看桌椅條臺，好的俱皆不見了，所存者，皆破壞之物，看光景是搬去了。心中還不信實，直走進十七層房內，絕無一人，這纔信為真實。想道：‘此人帶許多東西，必自水路而去；昨同巴氏同伙，又定是搬赴山東。我師徒沿江邊向上追趕！’於是二人又走出鮑家莊，奔江邊往上追來。追了有三四里路程，看見前邊有號大船在江行走，幸未扯篷；又見末尾那隻船頭上坐了十數個人，談笑暢飲，仔細看之，竟是鮑老一眾。消安大叫一聲：‘鮑自安，好生無理！你與王、賀有仇，貧僧不過代你們解冤；不允便罷，因何將俺的衣鉢、度牒一並盜來？’鮑自安等由他喊叫，祇當不曾聽見，仍談笑自若，分付水手扯起三道篷來，正是順風，那船如飛去了，把他師徒拋下約略有五六里遠近。鮑自安又叫落下篷來，慢慢而行。消安師徒在岸舍命追趕上，叫道：‘鮑自安，你好惡也！俺與你相交多日，如何目中無人，呼之不應？日後相逢，豈肯干休！’鮑自安又分付扯起三道篷，船又如飛的去了。看官，僧家衣鉢、度牒，猶如俗家做官憑印一般，如何不趕！又行了四五里路，鮑自安又叫將篷落下，消安師徒又趕上；趕上又扯篷，落篷又趕上。如此三五個扯起落下，將消安師徒暴性已過去八分了，又叫：‘鮑居士老檀越，我今知你手腳了，望你看素日交好，還我衣鉢，我即回去了！’鮑自安見他氣有平意，分付掌舵的把舵一轉，扯過船頭，拱手說道：‘原來是賢弟師徒麼？昨晚在下原是從命，別人不肯，務必拿捉。料回龍潭不可居住，故連夜遷移。在下原要回廟告別，天已發白，恐驚人耳目，打算日後五臺山謝罪吧！今日是順風，船不攏岸，得罪，得罪！’消安道：‘老檀越將衣鉢還俺，俺自去了。’鮑自安假作吃驚道：‘什麼衣鉢？難道昨夜捆王倫之物，拿錯了包在裏面，亦未可知！待我住下地方，取包裹時，如在裏邊，在下親送至五臺山！’消安道：‘老檀越船向北行，貧僧回五臺山亦是北去，何不攜帶攜帶！’鮑自安還怕他火性不息，上船施威，分付濮天鵬如此如此，濮天鵬領計。鮑自安說道：‘既如此，命濮天鵬架一小駁船攏岸。’消安師徒跳上，濮天鵬用篙一指，船入江心。將離大船不遠，濮天鵬故意將櫓一提，一聲響亮，濮天鵬連櫓俱墜江心去了。那隻小船在江心滴溜溜的亂轉。消安師徒俱唬得魂不在體，叫道：‘鮑居士速速救人！’鮑自安假作驚慌之狀：‘長江之中，這可怎了？’消安師徒在小船上東一倒西一歪，又大聲叫道：‘我已知你的利害，何必諄諄唬我？’鮑自安見他服輸，咳嗽了一聲，濮天鵬在小船底下冒出，兩手托送小船至大船邊來。消安師徒方登大船，濮天鵬亦上大船。

鮑自安向消安師徒說道：‘驚恐，驚恐！’抱怨濮天鵬因何不小心，致令長老受驚。忙令斟暖茶來與他師徒壓驚。喝茶之後，消安問道：‘鮑居士欲遷移何處？’鮑自安將駱宏勛山東贅親，路過巴家寨，誤傷巴結，差送到巴寨，轉到胡家凹，金鞭胡璉兄弟開長葉嶺相送，黃花舖歇店，賀世賴誣良，余謙告狀，董超捉人，今欲趕赴山東之事說了一遍。消安方纔明白，笑問道：‘居士今夜怎樣出房？又因何拿我衣鉢？’鮑自安道：‘實不相瞞，昨見老師求化王、賀，彼時不允，就有些不悅之色，恐驚動奸淫，難以擒捉，故我隨口應之。賢師徒門外防備，是我用香燻迷，方纔捉得王、賀，又殺死他家人、奴僕，恐賢師徒仍居於廟，必受連累。我等先行，留下濮天鵬盜你衣鉢，諒你必憤怒趕來，好一同赴北，以脫連累。賢師徒在岸喊叫，而我不應它，船至江心而墜櫓者，以磨賢師徒之怒耳！若一呼即應，就請上船，賢師徒安肯隨我同往；又安肯輕輕作罷休耶？’濮天鵬將昨晚背來的小包袱拿出，雙手捧過，眾人方明白昨日鮑自安在濮天鵬耳邊所授之計，故濮天鵬帶笑而應之。消安又問道：‘今見殿後所殺者，祇有數十男女，而昨晚來時約有百人，餘者何處去了？’鮑自安又將花振芳在廟北崗上開酒舖之事相告。消安如夢初醒，暗道：‘怪不得天下聞他二人之名，乃水旱之巨魁也！’少不得隨他的船上來。

到了揚州江口，過了揚子江，入了運河，過淮安，奔山東，到濟南碼頭灣了船。余謙向眾人說道：‘官船上水甚遲，計早道至歷城要快兩日。小的自早道先至歷城，以觀家爺動靜，並通知諸位爺後邊即至，使家爺稍寬心懷。諸位爺坐船後面來吧！’眾人答道：‘亦使得。’惟董超不大願意，乃說道：‘余大叔，向日來時，敝上當面說過：包管駱大爺無事。你急他怎的？還是坐船同行好。’鮑自安早知其意，笑道：‘董差官之意我明白了，余大叔是你保駕之人，恐他去後，我不敢見狄千歲，起謀害足下之心。這就差了！若我怕這官司，今日不連家眷都來了。董差官莫怪我說：前日我不來，你又豈奈我何麼？今既來，我是不怕的；你若不放心，不妨同余大叔自早道先行，到歷城等俺。’董超暗想道：‘此話一毫不差，他前回不來，我又能奈他怎樣？他今既來，就不怕了。’遂道：‘老爹英名素著，豈是畏刀避劍之人！既如此，晚生陪余大叔先行甚好！’鮑自安問董超願意先去，叫女兒取出四大錠銀子，一個大紅封套，說道：‘既差官先行，這分薄儀帶回府上，買點東西，孝敬老太太。他也是提心吊膽，為我這官司。’董超道：‘請得駕來，已賜恩不小，那裏還敢受此大禮！’自安道：‘差官放心，我從不倒贓的。祇有一事奉托：貴衙門中上下代俺打點打點。我到時俱把俺個臉面，莫道俺‘水寇’二字，我要大大相謝哩！’董超滿口應承。又道：‘恭敬不如從命！’將二百兩銀子打入行囊之中。鮑自安又拿出二十兩散碎銀子交付余謙，叫他二人一路盤費，余謙接過，放入搭包。二人拜辭登岸，望歷城而去。

不兩日，到了歷城，董超留余謙至家款待。余謙道：‘方纔路上用的早飯，此刻絲毫不餓，又吃甚的？你回家安慰老太太，我且到縣監中打探主人的信息。約定在貴衙門齊集，問他下落便了。’董超道：‘也罷！舍下預備午飯，等候繳過令箭，再同大叔回來食用。’余謙道：‘這個使得。’行至岔路口，二人一拱而別。

余謙奔恩縣監牢。來至恩縣衙門，一個熟人沒有，如何能得其信？走過來，行過去，過了半刻工夫，心內一想：‘監牢非比別地，若無熟人引進，如何能入？不如還至軍門衙前，等候董旗牌。央他同來，方能得見主人。’邁步向軍門衙前。衙門左首有一茶館，走進館去，揀一副朝外的座頭坐下來，望著街上行人，以吃茶為由，實候董超。也等了一個時辰，還不見來，祇得又換一壺茶，又添兩盤點心吃著等他。

且說董超出門之後；妻子兒女日日在家啼哭，諒必不能回來。鄰舍親友不料今日董超回來，合家歡喜，以為大幸。親友來瞧著時，前後問一遍；鄰舍都來恭喜，董超把這始末之由說一番，抱了兒子玩玩，一時不能分身上衙門。

再說余謙在茶館，左一壺右一壺，總不見董超到來，正在那裏焦躁，忽見街上一班人有五六十個，各持槍刀棍棒，護著兩輛囚車。車後又有一位官員騎馬隨行，滿街上觀看的人說道：‘誣良一案起身了。’余謙也立起身來，手扶欄桿觀望。及至跟前，仔細一看，兩輛囚車之中一輛乃是主人。余謙不解解赴何處，故問同坐之人道：‘此案解赴何處？’那人道：‘狄千歲前日奉旨進京，一時不能回來，分付恩縣唐老爺將此案押至京中，因候旗牌董超捉拿鮑福，一並起身，所以遲了。這幾日想是董超到了，今日起解呢。’余謙方知狄千歲已經進京。心想道：‘賀世賴被捉之後，自然有信進京通知王懷仁兄弟。這兩個奸黨，其心奸險異常，倘差人帶信於恩縣唐建宗，於路謀害，報個病故呈子，死人口內無供，賀世賴則無事了。我余謙今既來到，在後邊遠遠相隨。’不知後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

